

● 侦探推理小说系列 ●

凶宅寻梦

蓝玛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侦探推理小说系列

凶宅寻梦

蓝玛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·北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凶宅寻梦/蓝玛著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2.7

(侦探推理小说系列)

ISBN 7-80171-208-0

I. 凶…

II. 蓝…

III. 侦探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34943 号

凶宅寻梦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:100021)

华北石油廊坊华星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8.25 字数 184 千字

200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8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8000 册

ISBN 7-80171-208-0/I·139

定价:15.00 元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84040746

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 邮编:100007 1136 信箱



目 录

- 一、冷面探长 (1)
- 二、古宅惊魂 (9)
- 三、强贼与无头尸 (21)
- 四、险走黄泉路 (34)
- 五、情山恨海 (48)
- 六、疯人院之谜 (70)
- 七、秦府血案 (84)
- 八、白衣鬼影 (98)
- 九、凶宅漆棺与红颜女盗 (117)
- 十、子夜的蓝光 (141)
- 十一、真人显相 (159)
- 十二、女杀手 (175)
- 十三、遁地无踪案 (193)





十四、凶宅魔迹	(212)
十五、警匪情恋	(231)
十六、象牙柄勃朗宁	(248)



冷面探长

深山古刹。

一弯冷月在薄薄的云层背后游移着。

透过庙宇的飞檐和松柏的虬枝,能看见墨黑的天幕上那颗迷离闪烁的北极星。白天,这里偶尔还见得到几个人影;一人夜,便如同死去一般,只有石缝中的蟋蟀和乱坟里的蜈蚣悄然出没,凶气袭人。

可此夜却怪了,先后有两股人马神不知鬼不觉地摸上了山。看来八成要出事。

大约是二更时分,一个矫健的人影打东边的乱坟岗子里跳出来,他先是警觉地察看了一番地形,然后顺着那条叫作猴跳山的古栈道攀上了古刹背后的山墙。再看他背后,土不扬,草不倒,全凭着一手绝妙的轻功。他无声地落在墙根下头,半天不动。

一袋烟的工夫,第二股人马来了。一共四个,青一色素衣素裤短打扮,看得出不是等闲之辈。他们摸近山门,无声地分成两股,用铁爪篱登上高高的庙顶。手里的盒子枪泛着幽蓝的光。

这座庙距离古城不过五华里,无名。据说关云长走麦城曾路过这里,从此就再没有回来。所以,在大明鼎盛时期,本省巡抚募银千两塑了关帝金身,承纳远近三百多里的香火。





后吴三桂降清，一路南下，卷起如蚁强贼，关帝庙毁于战火，山门便冷落了。到了清末民国初，社会稍事太平，又有人出面邀集一千富贾，以朝佛为由，打通了横贯南北的紫屏山栈道，并请下关帝金身，重塑了几具佛像。由此，该寺便丢了名字。有闲者干脆就称其为无名寺，一叫就是几十年。

三更时分，起风了。风虽不大，却也把飞檐间的铜铃摇得响声不断，陡然生出几许肃杀之感，月亮隐到云层后边去了。

墙根下那人动了动身子，放目四望，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方才他好像听见有什么动静，以为是野猫跳墙，没往心里去。这会儿看来是动手的时候了。只见他微翘上身，一路蛇行，灵敏地爬上大殿石阶，然后一个漂亮的鲤鱼打挺，竖起身子，脚朝上，借势腾身而起，打那半抱大小的破窗洞里钻了进去。

多年无人，大殿已有寸许尘埃，他单脚立地，借着微弱的光线，看到了脚跟前的蒲团、功德箱、香案和三足大鼎。然后慢慢抬起头来，目光蓦地停留在中间那尊大佛的脑门儿上。

那里有个卍字符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古城内冒出一个传言，说是无名寺金身如来的脑门顶上有东西。有人说是颗碧绿大钻石，有人说是颗夜明珠，更邪乎的是，有人说那里头藏着一尊由九九八十一颗宝石镶成的小执法判官。至于来龙去脉各种风闻就更多了。

不过，说归说，要想谁来取宝，都傻了。无名寺凶气重，敢拿着性命压宝的人，至今尚未出世。国民就这个毛病，嘴上的功夫好，要说动真的，一个没有。

不过，话也不能说绝了，眼下这位就是个不怕死的。脑袋掖在腰上，小命攥在手里，敢和天王老子赌输赢的角色。他姓



张,弓长张,大号三陀,江湖人称神手张。七岁学艺,十岁出师,行内必修之课样样拿得起放得下,以神窃为看家招术。能隔着花袄把旅长太太的贴身香袋掏出来。师哥老二和他打赌,问他还有什么能的,此兄二话不说,当天晚上又把香袋送回那女人身上。师哥老二不信,谁知第二天城里风传一大新闻,说旅长太太的香袋犯了邪,装进去的是素馨香片,拿出来却是十八个大臭虫,细皮嫩肉给咬了一身大包。

神手张一干人,凭着一身本事,吃在无名山,用在无名山,实实在在快活了许多年,号称紫屏山五虎七龙,名震天下。

民国三十年腊月初四,一纸缉捕令,省部派了三个团进山,活是把这帮人打散,此后五六年没了音讯。人们说紫屏山的五虎七龙全没了。不曾想,神手张五年不知去向,却在这月黑之夜重回无名寺,而且是奔着如来佛脑门顶子上的宝贝来的,这就是能耐。

说话间,神手张已攀上了金刚座,脚踩着小鬼头,腾身一跃,倒挂于横梁之上。此处距佛头三尺许,为了稳妥起见,他弓起身子,从背后伸手,麻利地解下小腿上的功夫带,用小拇指勾成一个梅花,朝空中一甩,便成了活套。随即运口气,摇动绳套,准准地套住了大佛合十的双手。不待犹豫,一个燕子剪柳,落在了佛头之上。

正在此时,大殿外一阵轻捷的足音,说话间,破窗处飞身跃入四条黑影。骤然间,一道强烈的光束射在大佛头顶。

“果然是他!神手张。”

侦缉队二队副汤雄一声大叫。

可再看时,佛像上早已不见了人影。卍字符已被撬开,留下一个黑窟窿。



“还愣着干嘛？快追！”

严桑楚把脚一跺，声嘶力竭地叫道。

“是，队长！”汤雄把短枪一扬，一行人追出无名寺。

严桑楚呸地朝香炉上吐了一口唾沫，也跟了出来。月亮正好游出云层，一抹幽蓝的天光撒在庭院里，撒在他脸上。

严桑楚气急败坏地撕开衣襟，亮出腰间铜板带上的那一排锃亮的钢蛋。他在侦缉队是出名的冷面阎罗，从来没露出过笑脸。平时里，他只去蹲酒馆、听说书，再就是到校场上使枪、打钢蛋，很少过问别的事情。别人也深知他的脾气，没事不来打搅他。可这桩捉拿神手张的差事是他自己向上司争取来的。

都说神手张能耐大，他倒想看看对方的本事。不料想，出师不利，含在嘴里的鸭子又让他飞了。他这才发现自己小看了这个江湖汉子，大意失荆州呀！

一层经年不见的冷汗从长长的鬓角溢出来，顺着青灰色的瓦刀脸流进嘴里。这汗是咸的。暮秋的夜晚风拂过，冷森森的，而现在他那对眼睛更冷，谁若看见，准吓一跳。

民国三十六年，是严桑楚大倒其霉的一年。大年初二，犯人越狱，他连顿年饭还没吃完，就给叫到警察局熊了个青头绿脸；跟着，正月二十三，过小年的晚上，本城首富司太监家又遭了劫。原来这种打家劫舍、偷人养汉的事不归侦缉队管，可有人说司太监家的事儿是共产党干的，于是他便有嘴说不清了；最要命的还是五月初五，端午节，包粽子，这是风俗，却不料城里的共产党把药品包在粽子里，居然在警察的鼻子底下把货运出了城。这下子可砸了，严桑楚被停了两个月的薪饷还不



说,而且有人朝上头打电话,要撤了他这个队长。他不猜就知道这事是汤雄干的。

这等于在剜他的肉,停饷事儿小,假如头上这顶帽子丢了,他就全完了。

严桑楚是什么人! 妈的! 精武馆沙师爷的关门徒弟,警察局惟一的能人。这些年,老少爷们儿不全靠姓严的吃饭吗! 奶奶的,嘴上还挂着油就翻脸不认人啦!

话是这么说,事情毕竟出了,要紧的还是得想办法保住队长这把交椅,这可是半个皇上,虽不说日进斗金,到底是个肥缺。让那些狗×的骂去吧,先当两天缩头乌龟,日后瞧准了机会,再出这口恶气不迟。

也算老天有眼,有风闻说:紫屏山的五虎七龙又活了。

严桑楚顿时来了精神,亲自出马请纛,要拿紫屏山的人头来雪耻。一连多少天的暗线,终于摸到了神手张的行踪。原来准备在无名寺拿人,却没想到又让他跑了。

这回验算丢干净了,他暗骂着,快步奔出山门,踏上通往山下的青石小径。

汤雄等人追了半个时辰,攥着两只空拳头回来报告:神手张八成是进城了。

严桑楚哼了声,猛一甩头,道:“进城好哇,自己往死扣子里钻,这回再让他跑掉,咱们全得回家抱孩子去。上车!”

雪亮的车灯划开夜幕,两辆摩托一路疾奔向古城驶去。

神手张的确是进城了。他自信对手拿他没办法,况且货已到手,必须马上转移,一刻也不能耽误。

他没有走大路。下山时他已发现了藏在树棵子里的摩托车,人的两条腿怎么也跑不过车轱辘,为了赶在对手前头进



城,他奔上早已无人敢走的猴跳山栈道,这里可直通古城南门,距离也比官道近一半。

赶到城头下,他犹豫了一下,放弃了走城门的念头。那大门已然关闭,又有人把守。环城一周是干涸了的护城河,这河有三个地方直通贯城而过的玉带河,现在是涸水季节,估计从暗河摸进去不会有什么问题。

还算顺利,神手张一路上闭住呼吸,强忍着扑鼻而来的恶臭,很快就进了城围。

向前摸了一段路,到了玉河桥底下,伸手朝怀里摸摸,东西还在,是一颗浑圆的珠子,跑得快,他到现在还不知道这颗珠子是什么模样呢。

靠着桥墩喘了口气,他勒勒腰带,轻轻一纵,攀住桥拱,翻身上了桥。

谁料,轻微的水声惊动了桥头的巡警。一梭子弹打过来,又把他压回桥下。严桑楚已派人叮嘱过了,今晚上可能有热闹,没想到来得这么快。

神手张落在桥墩上,运了口气,凭借着脚上的功夫,快速移动身形,眨眼摸到巡警脚下。待那家伙靠近桥檐时,一个浪里捉鳖,把对方拉下大桥。同时借着力气,上了桥头。

此刻,严桑楚一行已经闻声而到。

神手张不敢耽搁,一头钻进黑洞洞的夜色里。古城每晚九点钟便宵禁了,大街小巷一片死寂。只有那些十字交道口,悬着些鬼眼似的长明灯,映出一团团让人心悸的昏黄。神手张路径很熟,他料定警方早已在重要地方下了暗眼,有意避开大道,顺着幽黑的小巷飞跑。背后的脚步声是听得很清楚的,大约有七八个人,而且都有那么两下子,任凭怎么快也甩不





掉。神手张早听说过严桑楚的大名,但正式交上手这还是第一次。

他对自己很有信心。当年在无名山被打散了,他挂着彩逃出了重围,在紫屏山撞上了共产党的游击队。这伙人他是不信任的,直到现在他也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的人。但是人家不欺负老百姓,同甘共苦,忍受饥寒救国救民的行为,他打心眼儿里佩服。所以,这次下山与其说是受命于共产党,倒不如说是他自己心甘情愿的。

都说古城的侦缉队厉害,厉害就厉害在有个严桑楚。关于这个人的传闻他听过不少,而且早就有心见识见识,却不料在这么个黑古隆咚的时候撞上了。

“队长,那小子进了铁拐巷!”

“这是他的造化。”严桑楚的声音冷酷吓人,“汤雄,带俩人堵住口子,其他的人,还有你,狗剩儿,跟我进去。”

神手张心里格登一下子,糟!怎么闯到铁拐巷来了。

这铁拐巷呈弓字形,窄而长,中间打了好几道弯,白天走在里头都免不了出错,何况夜半三更。两边是丈余高的灰墙,后有追兵,前头的口子也无疑被堵死了,要想出去大概是不可能了。

神手张迅疾地收住步子,闪到一棵电线杆子背后。他看见前头有个大院门,门前蹲着两尊石狮子,估计是家大户。现在,已没有工夫犹豫,只有从这里脱身了。

说时迟,那时快,他转身飞出一镖,把身后的追兵压住。蹬蹬蹬,几步奔到那大门一侧。刚欲窜起,忽觉裤脚被抓住了。低头看时,竟是个须发苍苍的老叫花子。方才心急,没看见门洞里还躺着个人。



“行行好，可怜可怜吧！”老叫花子伸出一只肮脏的枯手。那手指奇长，像长在树干上的几根干树杈子。

神手张挣脱他的纠缠，朝身后一指：“看，有钱的来啦！”

老叫花子一分神，他飞身越上了墙头。

“叭”，有人开枪了。

神手张感到踝骨上一热，脚下失去了力气，一头掉进墙里去了。

“混蛋！谁让你往身上打的！”严桑楚抡圆胳膊给了狗剩儿一记耳光。

“快！看看还活着没有！”

一行人奔到近前，刚要推门，忽然像被定住似地惊住了。

“凶宅！”



二

古宅惊魂

要说起这座宅院,话就长了。

它之所以在古城出名,竟占了个凶字。有人算过,从打有了这宅子,先先后后死在这里头的人至少有三十多个。其中有头有脸有身份的足有八九个人,最大的自然要数皇亲国戚满贝勒了。

眼下,这院子没人住,不是院子不好,皇族的府第能不好么?这里头要什么有什么,亭台楼阁,水榭草亭,一样不少。之所以没人住进来,全因为它凶气太重,没人敢住。

屈指算来,这宅子空了已有十多年了。

院子里究竟是什么样的格局,没人能说得清楚。只听说正堂里闹鬼。某年中秋节,有人躺在墙外面听到过鬼笑。那笑声无法形容,听见过的人第二天就傻了,说胡话,疯叫,没有一个活得过大年三十。

反正老百姓的话不是王法,想怎么说就怎么说,越说越邪乎。竟有人说见过那鬼,蹲着就有一丈二尺高,那站起来呢?

但是有一条是一致的,而且不少人都打老远看见过,那就是夜里这宅院时常有蓝光泛起,瓦蓝瓦蓝的,每次大约亮上三四分钟,随后便归于平寂。而每次蓝光闪过,古城准保要出事,而且是大事儿。

于是乎,有关这宅院凶气不绝的说法就不是无稽之谈了。



人们说，之所以此宅犯凶，原因是当年营造时风水没测准。又有人说，测是测准了，宅基底下还埋了镇妖符，所以没能起作用，全怪那位满贝勒酒色财气太重，坏在一个色字上。

要说满贝勒好色，玩女人，那是另一本书的事儿了，完全可以不提。可自他而起，这宅院就不太平了，延至今日仍旧凶气不散，有必要在这儿论说一下。什么事儿都有个根根梢梢来龙去脉嘛。

满贝勒好色，早已不是新闻。他从小就有这个毛病。那时候还不可能在女人身上打主意，最多偷点丫环女佣们身上的小玩艺儿。有一次爬窗看嫂子洗澡，让哥哥当场逮住，硬是逼着他给嫂子洗了三条红内裤。这个活儿让他进一步了解了女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儿。后来年龄大了，偷鸡摸狗的事儿成了家常便饭，家里人也是睁只眼闭只眼，任凭他沾花惹草，在女人身上摸摸捏捏，全装看不见。

他正儿八经娶过两次亲，两个女人都死在他手里。红罗帐里的可人不够他折腾，硬是让他弄死了。有一段时间他尚有几分依恋，为亡去的香魂守了几天规矩。但终究熬不住寂寞，成了烟花巷里的常客。以至于到后来哪个花姐什么地方生了颗痣他都能说得一清二楚。

那时候，家道业已中落，皇帝爷被赶出了紫禁城。固定的俸禄没有了，只有东卖西当地过日子。他看出长此下去要坏事儿，多了个心眼儿，挑着头儿把家分了。利用手里的那份财产，他营造了这座宅院。眼下，关于他造宅子的起因无从查考，惟一有说服力的是他当时弄了个昆曲名牌，十八岁的红伶，身子干净，没让男人摸过一个手指头。贝勒一见这女子便直了眼，用俩眼珠子把人家的衣裳剥了个一丝不剩。他出大



钱把这个女人买下来，女人倒也愿意。只有一条要求，就是要一座体面的宅院，他一口答应下来，并且很快动手。

这些情况都是从老年人那儿听到的，只能这么分析并且认定了，因为这是最有说服力的理由，可能性也最大。

以后的事儿就简单了，下聘礼，请人说媒，真真假假地用八抬大轿把新人娶进门。奇迹发生在新婚之夜，是不是这么回事已不可考。传到今天的说法是：贺喜的人走后，贝勒爷心如火燎，直奔洞房，甚至连门栓都忘了插，据说新娘子就是从这个门顺顺当当地走出去的。他吹灭了红烛，借着窗户缝儿透进来的光，摸上花床，脱鞋上炕，一把搂住女人的光身子。他觉得这身子又光又滑，柔软得叫人心里痒酥酥地好受。抬头看时，女人的确身无片丝，青丝如瀑，顺着圆润的肩膀垂下，搭在丰满诱人的胸脯上。他撩开头发，在女人的奶上捏了一把，仿佛捏着两粒红葡萄。

突然间，他的眼睛直了，嘴半张半闭，刚刚出现的淫笑留在脸上，直到死也没有消褪。

一把青铜匕首深深地插在他心口上。用力之猛，从仅留的刀柄上便可看出。也就是说，这个贝勒爷是在一点儿防备也没有的情况下，作着巫山云雨之梦，顺顺当地叫这个一丝不挂的女人给刺死的。干完事儿，女人不紧不慢地穿上衣裤，坦坦然然地出了门儿，消失在浓浓的夜色里，永远没有再回来，留给老百姓们一个永远无解的谜团。

有人说，在娶亲好多年之前，满贝勒就在家里的藤床上糟踏了她。那女子忍辱负重，终于在数年之后报了这失贞之仇。

此说究竟有几分真实没有人追究，总而言之，这宅院从营造成第一个主人就闹了个凶死的结果。从那时起，关于凶宅



闹鬼的说法就出现了，只不过没有后来传的那么邪乎。原因也简单，后来进宅的人一个也没活够寿数，而且一个比一个死的古怪。

第二个倒霉鬼是本省督军。关东人，一脸的大麻子。早年在东北当土匪，杀人如麻，后来被政府收编了，五十岁那年混上了督军的宝座，买下了这座宅子。

但是老天爷让你初一死，你就活不到十五。他满五十大寿的夜里，愣是叫人抠走了俩眼珠子。

开始，政府还想保守机密，可不到三天全城就传开了，说是督军大人和关东大盗姚三爷有仇，姚三爷安了心在他作寿这天动手。

刺客是从后花园的山墙进来的，那时候督军正陪着省主席喝酒。有人来报，全城大户为给老爷贺寿，共同掏钱买了一对非洲猫眼儿石。东西呈上来，督军眼睛顿时大了，连省主席也伸长了脖子半天没缩回去。

只见银盘子里并排摆着一对大宝石，浑圆、光润、色呈微红，中间各有一道黑线，形如午猫之睛。

“猫眼儿！”督军惊呼。

这东西他光听人说过，压根儿没见过真东西。当年在关东为匪，听说张大帅手里有，姚三爷说把这宝贝拿过来，一人一颗。不料督军把这事儿报告给了张大帅，闹得大帅血洗了山寨不说，还险些把姚三爷点了天灯。从此俩人反目成仇，一个不容一个。

此刻见了这对猫眼儿，督军大人真是三分惊喜，七分害怕。他觉得这里头有名堂，而且八成和姚三爷有关。

“这么着吧，”他对省主席说，“你要是看着好，就拿去玩儿